

中州藝文錄
校補

輯錄「民國」李敏修
總校補 申 暢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州艺文录校补

辑 录 (民国) 李敏修

总校补 申 畅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ISBN 7-5348-1386-7



9 787534 813863 >

(豫) 新登字 05 号

中州艺文录校补

辑 录 (民国) 李敏修

总校补 申 畅

主 编	李宗泉	韩鑫法	申少春	齐连芳	王爱荣
	赵长海	申中梅	李建新	周月玲	

副主编	高 华	陈 维	刘先玉	李长新	李凤娥
	陈华伟	弓肇礼	张梅英	张清桂	

责任编辑 张弦生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民政厅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760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—2000 册

ISBN7-5348-1386-7/K·470

定价: 60.00 元



李敏修和清代中州文献

河南汲县李敏修，是清末和民国的河南著名学者、教育家、藏书家，以收藏、整理清代中州文献（以下简称中州文献）而久享盛名。他为收集河南方土文献耗费了大半生精力，在整理前清二百六十多年河南文化遗产上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一、李敏修其人

李敏修（1866—1943），名时灿，字敏修，号圃斋。兄弟四人，排行第二。祖籍山西凤台，明初迁居河南汲县。其大父李安澜，字静舫，中咸丰举人，有著作问世；父亲李荣鼎，字雨农，曾考中秀才，以教书为业。

李敏修自幼生活在“书香门第”，再加上刻苦好学，天资聪敏，十二岁便显露才华：在县八股考试中，膺获优秀奖。二十岁考取了举人，二十六岁考中了进士，二十七岁为刑部部曹，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。先后出任过河南教育总会会长，河南学务公所议长兼优级师范学堂监督、救灾公所所长、河南救灾总会会长、资政院议员，入民国，又出任过河南教育司司长和北洋政府的参议员、众议员，还担任过《河南教育月刊》社社长，以及中州文献征辑处的主持人。

李敏修虽出身私塾，但不守旧，在创办新学的热潮中，敢于破除迷信，改三仙庙为学堂。此举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，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聚暴徒将其家毁了个一塌糊涂。可他并不灰心，也不怪罪。向全县发表了《告汲县父老书》，讲清道理，解除众疑，继续致力于新的教育事业。当时，正逢科举将废，新学初创之际，众见纷纭，各执一端，不可究诘，而他不但发出：“学无新旧，唯其是耳”的明断，且还积极身践力行，普及教育，作育人才，从事于河

南教育事业的改革：对新学的建立，课程的设置、教法的更变、经费的厘定等方面，提出许多有益可行的建议。

《河南学务管见十六条》，是其教育思想详尽的具体反映：大力实行普及教育，推广义务教育；主张“官民皆学，官师合一”；号召办师范、法政、实业、蚕业、工艺诸类专业学校，以适应社会之潮流，人群之需要。此举不仅为发展河南教育奠定了基础，而且对全国教育方针的制定，也深有影响。显然这是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启迪。在他创办的学堂里，如“中州公学”、“汲县中学”、“汲县小学”等，皆是中西课程并学。再者，他还亲自主编《河南教育月刊》杂志，宣传新教育，推动中州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当河南督军张镇芳对其教育改革进行干扰时，也阻止不了他推行新教育的决心和信心。他一生以从事教导后学为乐事，先后在慕过书院、经正书院、致用精舍、颍滨精舍、遵经学堂等学宫讲学。在日理事务的百忙中，对登门求教者，“杂论古今，尽情倾吐，热情教诲，往往达五、六个小时，不知日之落，夜之深也。”在中州知识界，受其陶冶者，不下千百人，可谓桃李满天下，学生遍中州。

李敏修生在祖国多事之秋，对人民疾苦深为同情：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河南大旱，他见汲县“不平益甚”，“贫民饮泣”，便找巡抚刘树棠，知府曾培祺，提出“改绅主官督，士农均输，不假胥吏，积弊以除”的主张。又到安阳、济源等地，筹集粮款，办理救灾事宜。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天旱不雨，他一方面广募钱粮，普施赈济；一方面办“凿井社”、“振民社”、“平民织布厂”，组织生产自救，为救荒作长远打算。并同慕名而来访他的张学良将军商定，迁豫北灾民万人去东北三省，广开灾民生路。与此同时，他常谈“自私即欺天，自私即衰天”。一次他儿子和儿媳妇要给他做寿，他劝阻道：“不要给我做寿，如你夫妇有钱，可以给学校或社会上办图书馆；也可以捐给百姓。虽属杯水车薪，也算有益。”

李敏修为人正直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对当局的腐败和黑暗，也

渐渐有所认识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895年），岑春荣主持豫北防务，将其筹备的赈济款挪用，他很气愤，曾多次找郡守于海帆交涉，才将款如数追回；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因推荐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闫子固为县长（后闫被害）遭株连，而罢河南教育司司长。历史教训催他清醒，所以，在1923年敢抵制军阀头子曹錕的贿选活动。

李敏修很是热爱祖国，他曾积极参与反对英国人成立福公司，在焦作、卫辉、安阳等地开矿采煤。主张实业救国，与王锡彤等人，在禹县开办三峰矿务公司，和英人抗衡。1932年参加过国难会议，愤恨蒋介石之媚敌，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，便毅然同政界决绝，离开混迹几十年的宦海，隐居乡里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他忧国遭难，民将亡，愧己身无能为力，便迁居禹县，埋头教读。但仍关注国家大事：创办谷音书社和书画社，把学者和流亡学生，团结在一起，畅谈世界大事，进行抗日宣传。他常作诗感叹时政，表现忧国忧民之情。并书写“忧时如忧病，救国先救民”的条幅，借以抒发胸臆。直到一九四二年临终之前，还谈不甘心死去，要看世界大战如何结局。表现了热爱祖国的情怀和高尚的民族气节。

但囿于历史，李敏修不可能是完人，也不能是完人。如他通过同乡好友王锡彤，曾结识了袁世凯、徐世昌，并出入袁府，和王肖庭、张馨庵等人，于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为袁策划过“请愿共和”。

二、辑录中州文献

李敏修为“一代耆儒。早岁讲学，笃守朱、程。晚年，则行类夏峰，论宗船山。而旁推交通，斟酌和会，则出入现代各家言。”再加上治学谨严，能“纵措明辩”，不以儒家自束，以至成为当时河南的文魁，乃至神州屈指可数的人物。稽文甫谈：在清代末年，倡导新学驰名中国文坛的有三人：江南是张季直，河北是严范孙，河南是李时灿。由于他多才博学，治学有方，勤于笔耕，不仅留下

斋日记》、《闾斋家书》、《李闾斋先生讲演集》、《河南学务管见十六条》、《中州学系考》等颇多著述；更重要的是他酷爱搜集，整理、编纂、刊刻中州文献。1901年，在汲县曾和王锡彤、王静波、高幼霞创办过经正书舍和中州文献纂修部，在当时河南学术界有一定声望。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称赞他：“澄观时变，洽熟旧闻，有斯文必任之心，膺大雅至群之誉。”所以，清史馆一成立，便聘他为名誉协修，并委任为中州文献总编辑，负责征辑和整理中州文献工作。李敏修不负众望，积极操劳奔波，很快便征得大量中州文献，并纂修出版。正如徐世昌在致他的信中所谈：“中原文物，为洛嵩精英之所托附，哀举发挥，固知非公莫属。”

1、机构组织：清史馆在给全国各省的函告中说：“列传志表，诸道并进，惟思编纂之业，首以征访为先。”遵此，李敏修在徐世昌、赵倜、田文烈、刘振华的协助与支持下，聘请席香圃、刘怡萱、陈肇清、李香山为编辑，于1915年成立了中州文献征辑处。总处设在北京驷马大街“嵩阳别署”，分处设在开封，在教育总会办公。由并俊起、杨凌阁、许士衡、张嘉谋负责。另外，在洛阳和各县还设有分点。河南从省到县的当局都比较重视，更有热心者，并亲自过问和参与。省长田文烈，批准办公费用，从财政厅教育经费中开支。督军刘振华还为征辑到的《巩洛偃登暨新滏各县遗献录》撰写序言。有的县长还亲自参与采访与抄写。所以，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。

2、征辑范围：据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的《国权报》刊登的征辑启事记载，凡与中州有关的文献，都在征辑之列。就所征辑的文献来看，大体上可分为七个方面：①清代中州人的著作；②虽属外省，但与中州人和事有关的著作；③清代在中州做官的外省人著作；④不属清代中州的人和事，但涉及中州，如方苞、倭仁等；⑤在中州生于明末，卒于清初，或生于清末，卒于民国的人，与清王朝有关的著作，如侯方域、宋权；⑥清代人收藏的宋、元、明著作；⑦历代与中州有关的著作。其实，凡属文献都在征辑之列。在现有的中

州文献中，就有虽为清代人，但非豫籍者的著作和清人辑的国际资料。如郭亦琴搜集的《二十二国来华商船兵舰旗式》。不过，以中州文献为主罢了。

3、涉及内容：从征辑到的文献来看，涉及的内容很广：①在历史方面，有太平天国、义和团、捻军、白莲教等农民起义，有反清护清、防守边疆，有民族关系、国际交往、反抗外寇和禁烟运动，有人事更迭、兴革建议、施政方略，有群臣奏折、表章，有别传、家史、村史、族谱、县志，有河患灾害、丁漕赋税、索租逼债、冤狱错案。②在教育方面，有科考学规、学制改革、治学劝学，有六经源流、学派争鸣、文风盛况，有体育运动、婚丧礼俗。③在科学方面，有农耕林业，有医药症论、锦方验方、防疾保健。④另外，还有文学评论、哲学专著、来往信牍等等。这些文献的表现形式，主要是文集、诗集、语录、日记、年谱、杂著等。

4、整理编纂：从各地征辑来的文献，有的很乱，不成册，为了便于典藏和利用，李敏修就组织人力，从内容上、使用上、版本上加以鉴定，认为比较好的本子，就整理、装订成册。同时，为将价值较高的文献刊刻行世，就用“中州文献征辑处稿纸”，统一缮写清楚，然后，按照传统的习惯，把它分成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，并编次成目，共印过《中州文献征辑处现存书目》一、二、三期。李敏修在辑录、编纂中州文献上，花了毕生精力，先后由径川图书馆付梓一百零八种，且多带有工具书性质。如最著名的有《中州艺文录》四十二卷、《中州文征续编》三十八卷、《中州先哲传》三十七卷、《中州诗征》三十卷、《闾斋古文辞抄》十二卷、《河南人物小乐府》十二卷、《中州人物名籍录》等等。由于时局多变，战火纷飞，这一工作，不久便被迫辍梓。所以，中州文献，绝大部分手稿和抄本，尚在湮没，有待整理问世。

5、典藏去向：如果从1901年，李敏修创办经正书舍算起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截止，前后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沧桑变化，呕心

沥血，征辑和整理了上述中州文献。为了保护这些中州文化遗产，李敏修不辞劳苦，在敌人的炮火声中，冒着危险，从北京运到故乡汲县。解放以后，其子李季和，将全部文献慷慨捐献给平原省图书馆即现在的新乡市图书馆。由于战乱和几经转折，这些文化瑰宝，从原来的一千五百九十七部，减少到七百二十六部，一千六百六十八册，计七万多页，二千多万字。它是新乡市图书馆的特藏，是研究清代河南政治、历史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商业的重要史料。所以，新乡市图书馆经常接待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。

三、中州文献简介

在目前仅存的七百二十六部，一千六百六十八册文献中，有六十七部，四百七十九册系手稿；六百五十九部，一千一百八十九册系各种抄本。其中不乏珍本，已有三十七种，一百二十五册，被编入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。

在这些文献中，有咸丰朝军机大臣、著名理学家，河内人李棠阶的手稿《强斋日记》（起于咸丰元年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止于壬子四月二十三日），经与民国初年，李敏修集众资影印的《李文清公日记》相比较，正是影印本未收入的部分。还有《强斋杂稿》、《古本大学集解》，也系李棠阶手稿。在《强斋杂稿》上，盖有“李棠阶印”、“文园”印记。所用稿纸，均系红方格、红长格或红细格，还带有双红鱼尾。并分别刻有“天开文运”、“文华”、“吉庆如意”、“连升三级”、“三元斋”等字样和带有飘带的扇子，带有装饰的鼎，很精致、美观。以上四种，可以说是中州文献中的妙品。另外，还有隐居辉县的明末遗臣，入清七请而不仕的著名理学大师孙奇逢的《四书近指》、《读易大旨》，孙夏峰撰写汤斌批阅的《诸儒评》和《夏峰集补遗》，孙用正的《絳斋集》，康熙朝尚书汤潜庵的《孙夏峰年谱》，都是价值连城的手稿或抄本。而倭文端公的《帝王盛轨》，以

及孙奇逢的《孙征君文稿》，也系不可多得的善本。

由于清代中州文献内容庞杂，一时是谈不清楚的。下边仅侧重于历史、文学两个方面，把文献的内容价值，略事介绍：

1、历史。这部分资料很丰富，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宝贵文献。尹耕云的《豫军纪略》、闫尔梅的《白牵山人文集》、王诜桂的《王丹君先生遗著》、方玉润的《李武愍公传》、郑廉的《豫变事略》、文鹤龄的《孝友堂文集》、王兰书的《方隅记闻》、窦镇山的《记修武白莲教匪事》、刘家模的《刘楷堂卷移》等等，有的虽对农民起义极尽诬蔑之能事，但从中可以看出李自成、张献忠、罗汝才的英雄事迹和太平天国、义和团、捻军、白莲教革命军的发生、发展状况。像《豫军纪略》二十二卷，详细记载了捻军的活动情况，是研究捻军在河南活动的可靠资料。刘瑞林辑的《郑县先贤事略》，记述了罗志仲、李常华等人，抗击德国横行青岛、美人称霸镇江的英勇事迹。王兰广的《王香圃先生自著年谱摘录》，则记述了咸丰八年、九年，军民防守天津海口，同英船交战的情况，以及望海楼天主教堂残害中国人民的惨状，并揭露了曾国藩“杀官不如杀民”的反动政策。而郭云升的《滑台文集》中的名篇《安边十五策》，反映了爱国志士郭云升目睹沙俄在边疆制造事端，侵占伊犁，威胁中国的情形。抱着高度的民族责任感，怀着极大的爱国热忱，愤然赴京和卖国贼李鸿章进行辩议，要求抗击外侮的主张。另外，余本初的《上李中堂夷务八策》、《津门形势战守事宜书》和《上文园尚书书》，更是研究当时国际交往和抗击外患不可多得的资料。

在翻阅这部分历史材料中，会发现不少奏折，通过这些奏折，可看出朝事的一个横断面。蒋良的《蒋仲仁奏稿》，专奏宦官李莲英弄权误国，要求皇帝不可器重。《贾铎张之洞吴可读等奏稿摘抄》，也记有太监擅权和太子继皇位诸事。此外，有些奏折则记述了当时办洋务，发展国民经济的状况，对研究经济史、工业史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。如王安澜等选编的《国朝名臣奏议》，系一册手抄本，

共辑奏折四十篇，多为各部院兴办各种实业的报告。其中《农工商部奏整顿棉业折》、《杨士琦南洋商业情形折》、《度支部奏印花税办法折》、《赵炳麟奏统一财权折》、《财政处户部奏整顿铜币折》，是奏折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名篇。特别是《农工商部奏整顿棉业折》，反映了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，由旧变新的发展概貌。折中这样写道：“招商设立纺织厂，访购新式机器，改良织品，务求精美，期与各国纱布、棉花相埒。”为此，要“遣派农科专门人员，分往各省，测验天度之寒燥，审察土性之燥温，辨别种类之良窳，采用泰西农学家选子交种，培肥料，去害虫诸法，集讯乡农，实行试验，务令人人知棉业为大利所在生业。经产棉地方，因当研究改良，效亦进步。”

在中州文献中，还有专记中州人物的《中州先哲传》、《中州人物续考》、《志学一隅录》、《李文清公年谱》、《强斋杂稿》、《郭亦琴遗稿》、《诚谷记过篇》、《吏部铨选汉官品级考》、《吏部铨选满洲官员品级考》等等，也颇有史料价值。如《李文清公年谱》，不仅记载了李堂阶的治学业绩，也记载了李的为人和其在宫廷的政治生涯。呈于李扬名的《服制集解》、秦璠如的《秦氏宗约》、王恽的《秋涧集》，对研究丧葬嫁娶、民情风俗，提供了稀有的材料。最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有戴泽同的《云南合城形势说》、周祖培的《周文勤奏稿》，对城镇建设，有独到的见解。李德辉的临漳县《地震记》，对该县的地震情况，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，被认为是地震史料的新发现。

2、文学。这部分文献主要是诗歌。诗歌是中国的传统文学，尽管到明清之际，小说开始大量出现，但诗歌仍久历不衰，尚被一般文人所喜爱。所以，在征辑到的文献中，诗歌占绝大部分。这些诗歌，基本上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，反映了现实生活，评击了时政的黑暗。张希颜在他的《闻新乡联庄会被官军剿灭》一诗中，深刻地揭露了清官军镇压农民起义的惨状：“生灵数万一朝坑，大错何人铸得成？遇祸应缘逢劫数，遭残原为苦横征。谁怜无幸冤难白，反谓

抗官有罪名！”痛斥了当权者的残忍，指出了“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”的真谛，对人民给予极大的同情。而黄荣炳的诗，对农民的革命行动，更给以极大的欢迎：“卖妻鬻子输入财，加派无时实苦哉！怪得民心多叛上，纳粮都望闯王来。”曹谦的《探母》诗，虽是诬蔑捻军而写，但从侧面可以想见，革命军的强大力量和声势：“杀气腾空满碧霄，烟尘卷地怒风号；龙门战血腥难没，洛浦冤魂溺不招。烽火红翻伊阙渡，阵云黑压天津桥。回看故国青山地，绿书芳草已半烧。”可贵的是，有些诗中，还注明了战斗的时间和地点，为研究农民革命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
除反映农民起义的诗以外，还有鞭挞暴政的诗。如王亨衢讽刺官军秋毫无犯：“令严犯不及秋毫，说到薪蒸兴转豪；林木一空何所似，鱼无鳞甲鸟无毛。”天金桂的诗，更是尖刻辛辣，他说：“漫道官兵不杀人，官兵肥似贼兵身，腰囊已满心犹未，但值一钱也认真。”深刻地痛斥了官军鱼肉人民的强盗罪行。由于天灾人祸，致使“饿殍载道人相食。”正如司星聚在其《年饥》诗中写的：“苍昊本仁爱，胡竟不垂怜。自昔久不雨，而今已三年。秦晋遭饥馑，白骨蔽山川。大河望南北，饥殍亦万千。没者长已矣，存者岂易全？大半鬻儿女，谁望复团圆！道中人相食，忘却腥与膻。顾此伤心目，昼夜徒忧煎。”这些具有一定的人民性的诗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，也为我们研究清代社会，提供了历史素材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，许多正义的爱国诗人，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惨遭蹂躏，积极要求清廷抗击外寇。邱树梓在庚子年写的《闻中外战衅奇感》诗说：“封豕长蛇势莫当，岂同小丑说跳梁？横空霹雳惊飞炮，匝地烟尘裹战场。已是蛮夷难用夏，敢将误国怨通商。迩来多少伤心事，洒向西风泪几行？”冯树萱心怀更为激烈，面对当朝腐败昏庸，一味求和，奋笔《书愤》道：“世局櫻心感慨多，引杯看剑起长歌。朝中洛蜀终分党，塞外金元屡议和。豪客欲投班氏笔，群公谁挽鲁侯戈？上书未遇英雄老，破虏空怀马伏

波。”

四、《中州艺文录》概谈

《中州艺文录》四十二卷，冠目录一卷。分类不依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而是别具一格，按河南的行政区划编次。首以府排，再按县列：开封府十二县，录二百八十一人；归德府八县，录二百二十八人；陈州府六县，录一百四十三人；许州四县，录一百一十六人；郑州五县，录五十二人；河南府十县，录一百八十人；陕州三县，录四十人；汝州五县，录八十人；南阳府十一县，录一百四十一人；汝宁府九县，录八十四人；光州五县，录一百五十二人；彰德府七县，录九十三人；卫辉府九县，录一百三十四人；怀庆府九县，录一百二十九人。十四州府，一百零三县，共收入一千八百九十三人，著录图书四千二百一十五种，约六十万言。综观该书的特点，可归结为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敢于打破传统的四部方法，不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；而似乎是仿照明代周弘祖的《古今书刻》体例，依清代河南执行的行政区划，先分为十四个州府，次分为一百零三个县。这种方法，虽不能把同类图书归放在一起，但能鸟瞰中州各州府及各县的文化发展概貌。如开封府收录三百零一人，归德府收录二百二十八人，襄城县收录八十八人，郑州收录五十二人，陕州收录四十人，上蔡县只收录一人。

其次，《中州艺文录》由于是按地区分类和编次的，因而，它收入作者的作品，也就无法照一定的分类法，把同类图书归结在一起。所以，也只能采取以书类人的著录方式，即先立作者，以作者为标目，将其作品开列于后。这种方法，由于不能把同类图书集中在一起，所以自宋代郑樵指出其弊端之后，有以书类人的著录格式，就逐渐稀少了。但也有它的长处，那就是能将作者的所有著作，集中

在一起，便于浏览到作者的全部著作。

再次，《中州艺文录》所采用的提要格式，有点像王俭《七志》，采用了传录体提要，即于每个作者之后，立一小传。如在李棠阶后写道：“棠阶，字文园，号强斋。河内人。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，历官礼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。谥文清。详《名臣传》。”但又有点像元马端临撰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，采用了辑录体提要，即于每书之后，列有他人的评价。如李棠阶《强斋日记》后，附有徐世昌、张镇芳、李时灿三人分别为之写的序言。这种传录体与辑录体相结合的提要，有其积极的可取之处，因为它对该书的版本、来源、残缺，以及主旨、优劣作了概要介绍，便于读者参考。

另外，《中州艺文录》从收录的著者及其作品来看，系有清一代中州的作家和作品，也就是说，集清代河南作家之书于一编。这些文献所反映的内容很广，是迄今为止，唯一能概括清代河南文化发展中，极富有文献价值的目录。李光壁《守汴日志》，张缙彦《河溯杀贼始末》诸书，是研究李自成义军在河南活动的必备参考资料。武亿的《鲁山县志》、裴希纯《河南郡物产志》、孙枝荣《河南府山川志》等等，是研究全省各地风情的小百科全书，且后二种，在《河南地方志综录》中未载，就更显得可贵。又如李家骏《崇辩堂医课》、高建章《金匱浅注匡谬》诸书，是研究河南医学不可多得文献。

总之，《中州艺文录》是清代河南作家和作品的总目，是清代中州文献浩瀚的缩影，是研究中州诸多学问必备的锁钥和工具书。

囿于时代和李敏修组织人员目及的资料有限，未免有些遗漏：多半是作品有遗漏，但作家也有漏收。这次在整理过程中，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我们参考了清代和民国纂修的部分省、府、县志，以及《中国方志大辞典》、《河南方志研究》、《河南历代名人辞典》诸书，进行补遗，大体补入人物 336 名，图书 741 种，加按语 30 处，

使之尽量完美有加。但是，由于时间紧迫和资料的局限，仍有遗漏也在所难免，尚请读者鉴谅。另外，由于学殖浅疏，谬误也是有的，特就正于有道。

豫北黎阳申畅氏识

1995年3月29日60岁诞辰

于河南省图书馆公寓

中州文献汇编总序

中国文明，吾豫为最；古羲皇建都，夏后会盟，殷人五迁，不出中土。周室因殷，宅洛阳，定王会。宣尼辙迹，周历宋、卫、楚、蔡之交。逮周末，而道德、名、法，百家并出，学术烂然矣。两汉初建，贾生起于洛，颍川、汝南文章气节，蔚郁云兴。五胡之乱，朴学、法书自成北方风气。孝文南渡，不啻沉埋中一隙之明焉。有唐韩愈氏，以文字起八代之衰。北宋二程子，讲绝学，阐六经之绪类，皆风靡全国，衣被千年。辽、金继起，中原陆沉，江汉北来，夏峰南下，以启两代之人文。清帝入关，小康百余载，雪苑六子，则北地信阳之继起也；汤、张儒学，则新吾东明之嗣音也；新安吕氏、襄城刘氏以忠孝起其家；商邱陈氏、固始吴氏以风节文学延其绪；获嘉贺氏之治《春秋》，述程氏之旨也；光山胡氏之衍《周易》，广邵氏之学也。安阳许晋山以事天为宗，河内夏用九严治生之论，武虚谷研经学而广求金石，蒋子藩能文章而兼究经、史。中叶后，倭、李以赞襄密勿，继迹汤、张；二泉沿超化传薪，上承苏麓。河朔则李文园、王少白先后讲学安昌，以扩张夏先生之绪。汝州李绿园，意求通俗，演为说部，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。固始吴淪斋作植物、矿物《名实图考》，合符泰西科学之先例。

三百年间，豫之东南，类受新吾影响。出以儒术怗吏治，处以笃行式乡里。浅者，或终守不彻底之儒学以自囿。豫西学者接近西川，云浦祖述夏峰为多。轻轻之儒，往往抱近儒语录，已称学者。论者每谓：新吾近伊尹之任，一生严厉自修，立言垂训，或兴起人心有余，造就人材不足。夏峰兼容并蓄，平易近人，流风所被，私淑之士，亦往往尼山所谓：不践迹不入于室者。故有清一代，言考据则不能抗迹于顾、戴、秦、王，言词章亦不求义法于方、姚、曾、恽。介介焉自葆，朴僿以不失其本真。然修短乘除之数，或亦研究国学者所不容略也。

时灿，民国建元，宦学倦游，晤东海徐公旧京，见属中州文献之

役。招集旧侣，假寓北平嵩阳别墅，嗣移寓卫辉经正书舍，历时八九年。先人物，后艺文，本末之序也。夏峰作《中州人物考》，湖南黄曙轩谋续之。杨子方、许士衡先后从事，而许书较详，就所作采辑稿增益所未完，成《先哲传》三十六卷。《河南通志》始修于顺治十八年，续修于乾隆三十二年。《艺文》一志，仅载诗文，历代著述，竟付缺如。兹就征辑所得有清一代，分郡详列书目，或采序、跋，以存大意，成《艺文录》四十二卷。清道光间，鄢陵苏君源生，辑《中州文征》五十四卷，历咸、同、光、宣，又数十年矣。窃援其体例，续《文征》二十八卷。宝丰杨君淮，辑《中州诗钞》三十二卷。方隅所限，详略未尽。适宜删其冗滥，增所未备，成《中州诗征》三十卷。凡所采葺，或未必尽经立传，别为小传，以冠其首。期以存人而已。疏漏知所不免，一代文献已略见其概矣。后之学者，居今以稽古，因流以溯源，或不无涓埃之补助焉。

呜呼，太昊画卦，中国哲学之先河也；神农尝药，华夏物质之源始也。汤诰溯性于降衷，说命启心以兴学，实为华族人道、学术所自起。周公宅中定治，开万世之太平。卜夏西河传教，垂五经之大业。黄、老、商、韩之张弛于政治，隐现于学说者，历数千年。许叔重探文化之源泉，韩昌黎极词章之明备，河洛追踪，洙泗秦汉，下实开一新纪元焉。其余，玄、发挥大乘之教义，希夷传受先天之绝学，其为释、道放光明者，功或不在儒生下也。故观金溪永康之互异其宗，而疑伊洛有未发之秘。读泰西近儒重译所发明，而知周官多未阐之旨。富有之业，日新之德，非未来者之责而谁责哉！吾所以抚坠绪之茫茫，益不胜望古遥集之思也。

(民国)李敏修